

曲院风荷



西湖十景

王旭烽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曲院风荷

王旭烽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湖十景. 曲院风荷 / 王旭烽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594-2249-1

I. ①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1500号

书 名 西湖十景.曲院风荷

---

作 者 王旭烽

策 划 袁 敏

责任编辑 姚 丽

书籍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85千字
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249-1

定 价 39.8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除夕立春，隔日春节，龙年伊始，当得上“春、春”二字。杭人喜乐，年就过得热闹。天也争气，虽江南多雨，年里倒也算是晴了几日，后来就缠绵起来，像多情女子的眼泪，一直湿到元宵节前。

赫明在家待着乏味，跟着民工们上了班。他祖籍绍兴，大学毕业分到杭州，娶个本地姑娘，原来以为要从此长做钱塘客了，不料没过几年，夫妻劳燕分飞，到头来依旧是陌路人。幸亏前妻没把儿子鼎鼎带走，父子俩相依为命，已经度过了三个年头。前两年还回老家去，架不住老人操心唠叨，要重新给鼎鼎找新妈，今年索性不去了。大小两条光棍，吃了睡，睡不着看电视，倒也自在。不过孩子到底是好动的，老是闷在家里，有些蔫了。赫明又记挂工程上的事，便带着儿子上了工地。



工地在灵隐寺，搞的是藏经阁扩建工程。民工们叫赫明赫工，把他当了工程师。实际上赫明学的是历史，毕业后分到宗教事务管理局。他本来对佛教并没有多大兴趣，但杭州是东南佛国，他的单位所在地又在下天竺，耳濡目染，便也就静下心来。这次灵隐寺扩建，把他专门派来监工，主要是考虑打地基时挖掘，万一有文物出土也有个人管。单位里也是闲，这里也是闲，这世界正在疯狂地转，赫明却做了槛外人。

还没过正月十五，算是在年里头，这班就上得稀松。赫明到工地上转一圈，见一切正常，便回到工棚里喝烫热的女儿红。女儿红虽是黄酒，但口味甜，赫明能喝，儿子鼎鼎也能喝几口，就从家里带来了。出家人不吃荤，赫明是研究出家人的人，不受这个戒。几口酒下肚，心就热起来，正要翻书下酒呢，就听门口有人叫他：赫工，赫工，你在哪里？有事找你，有要紧事呢！

是民工队长海庚的声音，间或还夹着个女子的说话，赫明听出来了，是那个叫聊胜的姑娘。听说她有个姐姐，法名聊无，已经剃度，去年到此地学习佛法，也就是参加一个中期学习班，说是过了浴佛节就要走的。妹妹不知怎么想的，也跟着带发修行起来。过了大年初

四就到了杭州，住在灵隐寺旁，天天到寺里来。赫明总是能在廊前檐下佛像前看见她。这姑娘长得很明亮，一根大粗辫子挂在身后，她个子也高，眉眼稍稍一动，就像是开怀大笑。她的嗓音很不一般，赫明一时想不起像谁的，后来听那英的《雾里看花》，想原来这个聊胜有一副歌星嗓子。佛说静默，但聊胜哪怕一声不吭，也像是在喧哗。她又没受戒，无什么清律真正能约束她，倒也自在，不出几分钟就和鼎鼎混熟了，天天带着鼎鼎上寺外飞来峰玩，和海庚他们这帮青年民工们也混得烂熟。赫明是过来人，怎么看她都不是个准备出家的苗子，又看海庚的眼睛神态，就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。心想，这个姑娘真要出家，岂不害人又害己。

聊胜对赫明很尊敬，没说话表情就不自然。倒是赫明见她天天陪鼎鼎玩，过意不去，常常主动和她说几句话。她就跟着海庚他们叫他赫工，还跟他讨论人生佛法，大乘小乘。这姑娘也谈不上对佛学有什么研究，不过好问罢了。现在跟着海庚一起来，又说是有什么要紧事情，也未必的。这个年龄，凡事总要往大处说，这么想着就放下酒杯走了出去，一边问：什么事？

海庚就激动地掏出一块瓷片，问：赫工赫工，你说



这是不是文物？

赫明接过一看，眼睛就嗖地一下，亮了。这是块青花碗碎片，碗底写着“云林方丈”四个楷体字。青花从年代上说并不早，是明清两代才有的瓷器种类，但凡事放到这里就不一样了。他问海庚，是哪里发现的。海庚说，就在药师殿北面，一边又说：云林就是灵隐嘛，方丈就是老和尚嘛。

赫明说：海庚你知道的可真不少。

大殿上不是挂着匾吗——云林禅寺！海庚的牛眼睁大了，赫明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不禁淡笑。

手上这块青花瓷片作为清代文物，这是确凿无疑的了。盖因清之前，灵隐寺从来没有被称之为云林。赫明常见导游带着游人站在那块康熙所提的“云林禅寺”前，大讲这“云林”二字的来历。什么康熙到了灵隐寺，寺僧向他乞字；什么他把繁体字的那个“云”字上的“雨”字写得太大了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钱塘学士高士奇乃书“云林”二字在手中暗示皇上；什么皇上斜眼见了龙颜大悦，就照这江南才子的提示，把灵隐寺称作云林禅寺了。游客们听了就纷纷点头作恍然大悟状。开始赫明还好为人师，纠正过那导游几次，告诉他“云

林”二字和江南才子并无关系，倒是与诗圣杜甫才有渊源，因灵隐山林秀色，香云绕地，康熙才取了老杜“云林得尔曹”中的“云林”之意。导游们不信，说书上都是那么写的。赫明就认了真，也拿史料给他们看，康熙写的诗，“灵隐易云林……名从工部借……”导游们这才没话说了，但下一次依然是江南才子手掌暗示，老方一贴。赫明看着那些游人满足的表情，有时便胡想开去，以为这个世界原来是存在着两种佛教的，一种是现实主义，一种是浪漫主义，和十八世纪的文学也没什么大差别。

此刻，赫明正那么对着天光揣摩瓷片，就听聊胜说：你这就错了，方丈可不是老和尚。方丈是住持在寺院里的居室。是房子，不是人。

海庚听了又急，问赫明：赫工赫工，你看聊胜这个人，没有一句话她不是和我作对的。方丈就是当家和尚，多少武打片里都有方丈的，武艺高强，徒孙一大帮。赫工你说是不是？

赫明就见聊胜手指绕着发梢，有些小得意地瞥一眼他，目光就转到殿外菩提树梢上去了。他的心似有似无地摇晃了一下，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，旋即又想把这





明白立刻甩出去，便收起脸来，上课一般地说：《维摩诘经》称，身为菩萨的维摩诘居士所住的卧室，一丈见方，但容量无限，故称方丈。以后出家人就把住在卧室里的住持称为方丈了。你们俩都没错的。

聊胜松开了手指，长发挂下，目光收了回来，惊讶地看了看赫明，愣了一下才说：我回去跟我姐姐说。

赫明想，到底是小姑娘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目光就软了下来，松弛一下气氛，半开玩笑说：你倒是很崇拜你姐姐的嘛。

这回海庚又为聊胜说话了：她姐姐什么都懂的。我们刚刚挖出这些东西，她姐姐看了，说是和什么代有关系呢。

赫明真有些吃惊，用目光问询聊胜。聊胜仿佛是给自己刚才的过于自以为是吓着了，吞吞吐吐地说：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听错，好像是说的什么五代吧。

后人对灵隐寺的评价，一直就有“理公为祖，延寿为宗，具德中兴”的说法，这三位大禅师分别代表了开山的东晋、日趋兴盛的五代和重振复兴的清初。五代吴越国的四代钱王，都全力支持杭州佛教的中兴，吴越王钱弘还于宋建隆元年从奉化专门请来延寿禅师住持灵

隐寺。延寿拓建了寺宇，使全寺拥有了九楼、十八阁、七十二殿堂，住寺和挂单的僧徒达到了三千多人，其中还有从海外来的佛徒。

想到这里，赫明一下子就把身体弹直了，他记起了史书上记载清初灵隐寺再修寺庙，那方丈的所在地，就设定在从前的五代法堂遗址上。如果这次挖掘果然能证实这点，不仅将印证灵隐寺盛于五代的史实，还将填补灵隐寺五代时期史料记载的许多空白。对于考古界而言，这不只是龙年的大喜事，对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而言……他不能再想下去了，心和额头一起骤然大热。

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征兆，前几天在工地北面的北高峰山麓已经有所出土，大约九百平方米的山坡上发现了一片从五代延续至清代的塔院，由东至西，分布着“清云林堂上硕忠志和尚骨塔”和明代、北宋、五代时期高僧骨塔残基。这是在灵隐寺首次发现用于放置僧侣骨灰的塔院遗址，遗憾的是海庚不懂文物常识，那几天赫明又不在现场，结果部分遗址受到施工破坏，无从复原。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赫明。但赫明自己谴责自己，以为多少还是脱不了干系。现在好了，新的机会又来了。

他那有些不能控制自己的神情肯定已经让那两个年轻



人看出来，聊胜越发对自己没有信心起来，说：也不一定的，我姐姐就是那么说说，就是那么随便说说的。

你姐姐不是还在做禅七吗？赫明想起庙中佛事，问。转念一想，不对，禅七从头年农历十月十五开始，做到腊月初八，七七四十九天，已经过了。

你姐姐怎么说的？赫明又问。他飞快地在脑子里转了一圈，寺里以往没有什么女尼，这次来了一批学佛法的，夜里全都住在下天竺。他几乎照不到那些女尼的面，更不能把那个姐姐的形象从那一群缁衣皂服中提炼出来。

姐姐带着鼎鼎洗手去了，就在药王殿后面。真要有要紧事，还是你去问她。聊胜打量了一下他们，补充说，不过你们要有思想准备，她一般是不理睬你们男人的。

是嘛，我们凡夫俗子嘛，她怎么肯理睬我们呢！海庚有点嬉皮笑脸地回了一句。聊胜白了他一眼，说：就是凡夫俗子，说错了？

赫明不听两个年轻人斗嘴，走出工棚，直奔药师殿北面的工地。

雨下得响了，一粒粒，砸在地上，很大，带着一股豪情，就不像是春天的润物细无声的雨了。赫明跑到工

地，见这方圆七百平方米的泥泞土地已经停工，考古所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也都已经陆陆续续地赶到。他们有的撑着伞，有的就淋在露天里，见了赫明便兴奋地问瓷片究竟是什么。赫明端详片刻，说：要是没有别的解释，这些清花碗碎片，应该是清代灵隐寺专门特制的法器。在这里出土，也正好说明了“方丈”的位置。

海庚带着民工们小心翼翼地刨移着地面的浅土，一会儿工夫，南面地表的砖地就显露出来，它带有清代建筑的典型特征，一旁出土了用来辟邪的七宝瓷罐，其中有稻谷、菩提珠、玛瑙珠和水晶珠等。惊人的发现一个接一个，赫明兴奋得脸上汗水雨水一起流。北面又有民工叫，说是也发现了一角什么东西。赫明赶过去一看，心都抖起来了，那是一角北宋年代的砖墙。接着，一排醒目的保存完整的排水沟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。那一块块长方形的大砖石一半还浸泡在泥浆水中。赫明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压抑住心中的狂喜，轻轻地对同事们说：香糕砖！香糕砖！

聊胜也挤在工地边帮忙，看赫明这样激动的神情，蹲了下来，想要摸一下砖头，立刻被赫明喝住了：别动！聊胜半蹲着，一时就愣住了。赫明抹了一把脸上的



水，对她解释说：你姐姐说得没错，长方形的香糕砖是典型的五代建筑材料，这些东西的出土，证明这里就是五代法堂的遗址。

聊胜默默地站了起来，低着头就出去了。赫明这才发现自己刚才是有一点兴奋过头了，朝海庚看看。海庚摊摊手，说：生气了。

赫明拍拍他的肩说：原来阿弥陀佛也生气。

没关系，我们请她吃饭好了。海庚说。

她又不喝酒，又不吃肉，怎么请？

去素春斋啊。海庚也兴奋起来，说：你请客你请客，把她们两姐妹都叫上。你要感谢她们两姐妹的。你想想我哪里懂得什么文物，要不是她姐姐看到聊胜手里拿的瓷片，让我们小心挖掘，说不定又像上一次发现塔院一样被破坏掉了呢。

赫明说：这事就包给你了，我可没有你的公关能力。

这么边聊边干，居然也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。人群散去了一些，赫明头发和衣领全湿了，一个人默默地立了一会儿，又从遗址上往前看。他所站的位置，正好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的中轴线上。赫明的心又激荡起来，中国的庙宇主体建筑，往往有一条中轴线，法堂遗址在

中轴线上，说明这正是一个地位显赫的所在啊。正那么沉浸在发现的快乐之中时，突然耳边一声惊喊：鼎鼎！他一回头，发现那声音不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，是从他自己心里头蹦出来的。半天了他也没有见到鼎鼎，赫明心怦怦地跳了起来——这孩子去哪里去了呢？

赫明顾不上吃饭换衣服，殿里殿外跑了一圈，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上上下下都找了，连云林藏室也没落下，没见鼎鼎的影子。他急了，又跑到山门外飞来峰下，大声叫鼎鼎。他很不放心这个孩子，人家说男孩子顽皮，七岁八岁狗也嫌，正是鼎鼎的年纪。这几天亏了有聊胜带着他玩，省去他一大半心。想到这里，突然记得刚才海庚他们说了，那个聊无陪着鼎鼎洗手去了。刚才也是忙，怎么把这个给忘了。连忙又回山门。本想找找殿里住持，又一想不妥，这女尼好心好意给你看孩子，你倒寻到她上级领导处去了。出家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，还是自己找吧。这一次心里定了，就一间厢房也不落下地细细寻去。果然隔着窗，在殿后一间小厢房里见着他那个宝贝儿子了。原来是睡着了，躺在几张椅子拼起来的临时铺床上，身上盖着一件厚厚的僧衣，最滑稽的是头上戴了一顶黑绒僧尼帽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睡得正



香甜。赫明目光移过来，就一下子定住了。

他仿佛看见一尊侧身的佛像，由一些灵动和起伏不已的弧线曲构而成。那女子端正坐着，双眼低垂，双手合十，因为手紧挨至胸下腹部处，便高高地凸出了胸乳，一道极有弹性的抛物线自脖子以下隆起又凹下。她的双肩也是两道顺流而下的线条，流畅地自上而下，又自下而上，直至手指尖。这个已经剃度的女尼，头形浑圆，饱满的线条从前额划过头顶，有力而缓慢地引向脑后，略略地隆起，最后才一气贯通地连接了颈项。

赫明突然明白了，她把她戴的那顶僧帽临时让给鼎鼎戴了，那是怕他感冒呢。此时她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衣，脚蹬一双皂鞋，悄悄地坐在鼎鼎身旁，嘴里不时呢喃着，那是在诵念阿弥陀佛吧。从侧面看，她那两片嘴唇如花朵在微风里轻轻颤动，侧面的线条再往上攀缘，鼻梁坚挺，直射向眉心，额头因为剃度的关系，显得非常开阔。而从唇的花朵往下展示，则是一条略略丰满的下巴的曲线，微妙地起伏着，与前颈收合。她的眼角处微微有些上挑，她的双颊圆润，和双肩一样温柔。她的形态神色，让赫明想起了散落在杭州郊外山间的一些观音像——应该是烟霞洞口的那两尊佛像吧？但是她更像

左边的杨柳观音呢，还是更像右边的水月观音？这些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凝固的美女常常让赫明感动得目瞪口呆——赫明虽然研究佛教，虽然离婚，但绝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美女的秘密的地下崇拜者。赫明不知道，他的这个爱好应不应该归功于他研究的禁欲的宗教。

话说赫明一动也不敢动，也一声也不敢吭，怕是惊动了天神似的立在窗前。也不知是不是时间长了，眼睛看花了，他发现那两瓣花唇抖动得厉害起来，洁白的耳朵因为剃度以后显得格外白皙的耳根，飞快地泛红了。俄顷，便见她站了起来，低垂着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轻轻地移向门口。她的长袍底边窸窸窣窣地抖动着，像古装戏里那些浮动在舞台上的女人。她经过赫明身边时睫毛像蜻蜓翅膀一样颤抖着，一会儿，就消失在廊庑的尽头。赫明立了一会儿才走进门里，唤醒鼎鼎。鼎鼎眼睛一睁开就喊聊无阿姨。赫明想这称呼倒是只有鼎鼎叫得出来，便问他怎么顽皮得出了格，折腾到菩萨这里来了。鼎鼎不服，说他一点也不皮的。是住持伯伯特意让聊无阿姨守着他，好让爸爸安心挖掘。还说寺庙里的和尚爷爷们都说了，爸爸他们正在为庙里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，他儿子的事情，他们会管的。





赫明这才想起，问他有没有吃饭，鼎鼎兴奋地说：吃了吃了，吃了生爆鳝丝呢，素的，有笋，还有香菇。爸爸我以后就跟聊无阿姨她们一起吃饭吧，比我们过年的菜还好吃呢。

赫明一边给鼎鼎收拾衣服，一边脱下他刚才戴在头上的那顶帽子，捏在手里，暖融融的。他带鼎鼎走的时候，把帽子也带走了。

工地上因为有了那么重要的遗址出土，一时半会儿的就不能动工了，把个赫明又闲了下来。好在这段时间幼儿园已经开学，鼎鼎又是全托，也就是说，赫明还有最后半年的空闲时间。这一两年了，他都在忙他那篇关于五代吴越国在杭州如何兴佛的论文，正做到当时佛教对政治的影响，以至形成“纳土归宋、舍别归总”的政教一致的主张。现在回到天竺单位，他又开始这项研究，不知不觉，竟然就到了花朝。

前几日上班，赫明就见那些背着黄挎包，头扎红绒绳的杭嘉湖平原一带的烧香族，几乎清一色女性，排着队伍，两人抬一根大蜡烛，上了天竺山。又过两日，海庚就打电话上了山，先发制人般地张口就说：赫工，你